



內

喊

天津人民出版社
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

吶

喊



魯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



一九二三年八月北大新潮社初版

五文羅文網抗世達世情積毀
可銷骨空留紙上聲

自題十年前舊作以清

山縣先生教正

魯迅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于上海

出版說明

魯迅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戰線上對黑暗勢力作不屈不撓斗争的偉大旗手；魯迅的著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光彩的豐碑。從魯迅的剛毅人格、奮進精神、深邃思想及犀利言辭中，人們能讀出一位文化巨人所具有的博大內涵，感受到他在舊時代的吶喊對於民族覺醒所產生的震撼力。他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對腐朽社會的無情鞭撻，對中國未來的殷殷期望，代表着一個時代不可泯滅的良知。時勢造就了他的錚錚鐵骨，磨礪出他懲惡揚善的利劍鋒芒，從而也把他推上了現代文學史的峰巔。

因而，他筆下像匕首、像投槍的文字，受到一切追求光明的人們的愛好，他那字里行間透出的精神和氣韻，激勵着時人，也感悟着後人。他的著作廣為傳播，一版再版，昭示了其不朽的價值和永恒的魅力。

不讀魯迅作品，或讀不懂魯迅作品，就無法理解中國現代文學走過的曲折

歷程。魯迅先生在世時，他的幾十種文章集子不斷重版；在他去世后，更有數種全集先后問世。據傳現在又有二三種新編全集正在醞釀中。足見人們對他的關注，對他的作品的熱愛，並不因時間的推移而程度有所減弱，相反，歷久而彌新。因為他帶給人的不是『今天天氣……哈哈』之類無關痛癢、隨生隨滅的無聊文字，也不是那種『不能令人自動購讀』的『官樣文章』，其內在精神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先生的文集既多，就不免有優劣繁簡之別。從較全面地把握魯迅作品來說，自然是以魯迅先生去世后他人編輯的《魯迅全集》為佳。而從收藏、研究角度說，那些稀見的版本，雖只是單本的集子，却也有其獨特價值；尤其是魯迅先生自編的文集，體現着他編選時的用意，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時隔半個多世紀，先生自編的文集，坊間絕版，收存于博物館或民間者亦寥若晨星，一般人難見到。為此，我們特意編輯、影印了這部《魯迅自編文集》。

魯迅去世前半年，曾有『匯印舊作』的想法，擬將自己三十年間除翻譯作品外的各類著述輯成十大本，題名《三十年集》。因『此事經費浩大』，加之自己事

繁體虛，終究『不過空想而已』。而他欲匯編的願望，却表達了這樣的用意：一是『印它幾百部，以作記念』；二是讓『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當之處』。

魯迅看重自己的原版書，由來已久。早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致李霽野的信中即說過：『此后有書出版時，新的希給我五本，再版的是不必寄了。』這是因為，重版書很可能在內容上與初版書有別。在那個『黑暗之極，無理可說』的時代，魯迅作品的出版總是橫遭當局的刪削甚至禁止。魯迅感嘆：『檢查官』對我的文章看不懂就動手，『極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刪削，不痛快得很』！與初版本相比，被刪削得『已無可看的東西』的集子，自然是面目全非了。《二心集》在重版中曾一度不得不改稱《拾零集》，原因即與此有關。另外，作者自己在重版文集時，也時有刪改修訂，如《中國小說史略》，多次重印，也多次修改，《魯迅全集》收錄時是據魯迅逝世前的最后一版（第十一版），它與初版本已有許多的不同。作者或他人的刪改，是初版書與重版書可能有別的重要原因，而盜版書的泛濫，也對魯迅原作產生影響。因為魯迅作品暢銷，一些人便借機牟利，魯迅對此也無可奈何。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致曹靖華信說：『《准風月

談》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錯字少，於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調集》也有翻板。但這書我不想看。」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曹靖華信又慨嘆：『上海真是流氓世界，我的收入，幾乎被不知道什麼人的選本和翻板剝削完了。』與原版書相比，盜版書可能隨意抽掉或增加篇目，可能有大量排印錯誤，這都是魯迅先生看重自己的原版（尤其初版）書的原因。

我們影印所據版本，為初版或魯迅先生生前最後校訂的版本。我們編輯的原則是：保持初版書的原汁原味風格；必須是魯迅親自編定的初版集子之內容；只收魯迅先生的著述，不包括翻譯作品和古籍整理。一九四一年出版的《魯迅三十年集》，其篇目是魯迅自己擬定的，收作品二十九種，除去五種古籍整理作品，凡二十四種集子。我們現在以魯迅擬目為據，收錄二十四種中的十九種，即：一、《吶喊》；二、《中國小說史略》；三、《熱風》；四、《彷徨》；五、《華蓋集》；六、《墳》；七、《華蓋集續編》；八、《野草》；九、《朝花夕拾》；十、《而已集》；十一、《三閑集》；十二、《二心集》；十三、《偽自由書》；十四、《南腔北調集》；十五、《准風月談》；十六、《故事新編》；十七、《花邊文學》；

十八、《且介亭雜文》；十九、《且介亭雜文二集》。另有五種集子因不完全由魯迅自己編定，或是與許廣平合著之作，故此處不予收錄，包括：《兩地書》（魯迅、許廣平合著）、《集外集》（楊霽雲編定）、《且介亭雜文末編》（許廣平編定）、《集外集拾遺》（許廣平編定）、《漢文學史綱要》（一九三八年版《魯迅全集》首次收錄）。

因原版書中文字的清晰度較差，現在影印出來自然會有模糊之處，為存原貌，我們一概不作修飾，望讀者諒之。

南 轅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却，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

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爲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

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多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

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

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都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鬪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

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但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

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只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